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C

KODAK Gray Scale



江戸繁昌記

四篇

遊郭假宅 繪島 學校
 墨水梅園 馬喰街旅店
 麹街 市谷八幡 角栗

76
3160
4



門九
號 3143
卷 4

門ヲ
號 3160
卷 4

天保六年新鑄

靜軒居士著

四編

江戸繁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
 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
 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
 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
 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
 人為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焉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
 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
 孟子之時也以大瓠嘲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
 浪論屈子亦未知平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飢又來，於是乎大哭，孰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界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

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

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間常例放參亥柝，搨々打更。往打四點

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聲手廁辰淨手之响耳。苟日新又日新一洞

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款，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妓

擁火榻，置鍋煨羹，使紙當扇，撲々有声，為玉潑紅，獸

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

年來月，大災二月背烟遠，買林木造化高，賈三倍次羅

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所由福兮禍之野伏競豪花時

三月極奢燈節七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射飢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高貴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罹火數庫一灰晉人不能為長府時未
周噫意巨資索噫息已矣通街地券一旦奪人沒西有怨言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舖四也土着地主遠為天竺浪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鄉
之薄命今則連鴛兒了髮恩波衣着並辨於鄉手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下妓暗
暗飲淚故意含西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已欲立而立人
何立差別母固母錢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遭富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賢也留世不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諺所謂臥侯果報未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嶋六百初篇語兩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火得意因屏迹墨水買一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借老優游卒歲雙蝶睡花鴛鴦顧波水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等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二年前妾甫七歲
始鬻陷泥適當假館繫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下移凡物經火得土則生金此言蓋理斯土久無災或有却好庶經火復執
言未畢祈声急飛叫報角街火起吶喊翻海鐘鼓驚
天蝴蝶夢遽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解頭鸞翻處分
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万
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脱姑蘇
軍揚妃迷馬嵬麓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烟數百妾
勝放王氏閤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脱兔娼妓有烏
聞初庄司氏經營法徼八陣五街四達十字九通往
而如復入竟難出一門北開溝環三方暗粉流賊牙謂鉄殺水者板橋
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惶惑向溝誤步

桃花流水蓮華拔泥大姊隔烟喚小妹樓婆蹈火導
了兒兒嚶々叫苦不復如平生喚對門人聲也所謂
一炬焦土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歸灰假宅繁
昌於焉乎在

筑波峯白野雲含雪膾殘魚細江風尚冷禹廟鎖水
遊舫罕繫母寺孕春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數百步
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密自然成籬井泉玉溢
自由通池聞得婉轉一声新鶯洩春數了兒相招閃
出左顧右眴躊躇覘篁一了兒反唇道可恨汝高聲
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事高調何

須一兒豎眉道汝後音急叱局却責我絮々喃々執
爭不已忽聞鴉兒喝道秋兒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喚一聲群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攏了髮篁錦燭繡奉盃獻嗽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薰姝起身臨浴磨磋理玉締
浴拭光私去浴用巾上帶上給遂令一粉姝梳翠髮去影雲盈手握
餘垂地酥雨濡櫛薰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真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踈影曉靄單潤香
紅粉勻施靚粧始新恰好衣篝烟足便起更衣忽首
小妓等搬贈件々色々又陳又實金玉山堆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些寸志使姝
一々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師匠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師人早至礼至於大夫不敢拜迎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慶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願子路曰取東昌以贈先生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鳥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喜會幫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願師人道先
幫家好畧言先者先生畧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官送到駒方在決
方纔賜告顧時着北天烟起紅炎着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燭付空着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着了兒排一
酒肉諧謔一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昃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殊待約間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一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鉤簾日欲沈當擔寶塔出蕭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拜前頭觀世音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添身深慈悲何使從即
太占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鏘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昃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即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繞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從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永

宮羽穩叶詞意清妍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杳渺

凄婉商調入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
雲蓋不堪清怨也。姝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
內頓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扇。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熱，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急踐燼爭先趨，灰恐後私覲，有禮
後志，千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与祭禮節同樣同趣，
且其破格求活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為假宅之葺，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田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
東續之于花川戶樓榭，至斯漸盛，縱葺橫築，斜達曲
施，北到今戶橋而止，為五街散，為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辛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發揮，
真個龍宮湧蓬嶋，浮浴神手招湘妃，目挑水路之便，
灣々為港，况假葺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与
花對觀，花人觀，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華，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風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矧岸邊簇花，夏而
益艷，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間

無秋掉月舟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繁絃嬌曲拂
江頭又是東方假虎邱閑却金龍山畔月嫦娥幾隊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上流吟虫秋而無聲
白髭神表曉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蓋舊例也謫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辭塵假歸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仙家逃洞假寓劇術往來顧盼眼炫脚躓僧微笑過
非因拈花士欺策曰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得不
內顧命婦孀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糜至蟻群農推
高推与觀祭礼一般也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囚

者多問何如就囚曰下品家為要強也要強者謂之
引手捉祛執帶諄々誘慙々勸其已甚者終手奪足
謙而抱上言請喫茶去食烟去兒早供茶快奉火妓
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過仲春不替其毒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虜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獻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一命南年女菩薩生前年隨母遊江戶不幸母病遂斃
客舍道途遼遠不能歸葬殯廣德寺而去今乃奔忌
拜奠臨行家嚴誠曰聞客冬吉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強中道速趨主一無適勿少誤顧盼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狠顧蟹行

悔虎視不耽々脚少施眼少斜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早被那夥活捉了祭期有

日豈忍飲酒水漿不入口者半時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銜韜玉待賈護花怕風或聞其聲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鶯羽梅村水隔時送暗香醉客望門牆欲問梅接丁遮闌道謝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去客艷然作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參府以還職勢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閑而天又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一夕妻豈欠十金備盲若曷不認這兩刀視人開口叱若盲其在此丁搔首道

實不瞞官等說賓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話請謝問鄰家客喝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來點未受屈盲若如何把我辱倒去且吉原是公花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一句丁道我公賣固是未知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己万惹利害豈莫誤官等曷不自認兩刀視刀開口客喫理碎塞搔首道是々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世感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綠陰先生江頭春詞十首鈇其二證繁華詩云嬌桃艷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翩

翩戀着看花人

簾上鉤時日脚收燭籠伴客過橋頭了髮來報劉郎
至歌吹洶々動玉樓

村婆連臂佇立樓外一婆道阿呀這箇真是生活離

樣本邦呼小偶姬
謂雜樣尊稱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

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樣殿樣尊稱殿
比樣尊稱這座小娘寸分

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昨

日拳螺堂所拜觀音樣並悉立今仰活觀音樣並皆

座且連座模樣与昨謁五百羅漢樣一樣亦似教北

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瘦彼此調合便

好取那眉與這目亦一穩當拔這鼻種那口亦一全

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蓋眈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

塗必定抹痣万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

季個出色亦沒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

道孔子登東山小魯歸家見老婆些顏色沒有不唯

我已略觀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廁彼影亦沒

有

那一邊擊節高歌光頭數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

是也詳于太
平志箇一邊播鼓彈絃担公使担也他百般演

戲往回舊伎際晚始散天已暗各樣々疏外焰毬燈

疏內燒華燭，五星一連光明欺，晝可謂不夜城，或是
水晶宮，蕩子少年，嘲弄紛譴，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
道，那位上頭嚴曷，若此請少，解嚴微，晒何費上頭々
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錫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
半田稻荷僧着赤衣中執赤職道路音舞世謂之半田稻荷半田地名稻荷櫻神世言櫻祠狐依 狐媚想，巧否則
達广大師俗間大師程像皆緋衣 苦界十年，本來無一文，作麼生々
々，緋衣上座，汝每夕，磴茶妓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磴茶 側微可憐，早晚
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辨得，禮錢否，千請萬謁，此為
第一義，我有旨欠，錢亦已，汝言守道，亦已，枉尺直尋，
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莊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面良雖莊，胸界無墨，地位雖高，丹
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
得麼，千媚万佞，唯是冶態惑世，錦衣駭愚，暗夜瞞客，
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手為字，倩人口，
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妓曰公真大醉耶 如古妓高
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侯揚卷，罵
伊久院本或謂千金人氏 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倒妓，汝
落媚，汝為那郎，沒年自鬻，典衣及禪，却是那人，原來
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媚，作者曰吉原，言
語古今，一口其，与世異者，固人所不能知，而且有時言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癖妓受客騙
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戀聖人
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
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
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
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易肌膚
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
皎齒眉濃而曲肩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
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
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
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爭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
製精良大幾如俎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綬貼
角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
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屐錢開步
來時曼曼鳴軒新俎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
有阿娘知屐聲

假館狹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一加之十是以屏障畫席致客混夢俗謂之割床管
氏割席同樣戴氏重席異趣如遇和氏專坐或引嚴
氏之足右屏內妓道自邂逅適願來或有為不鳴日
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与君並茂恨不為比翼
鳥与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
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
髭增毛願為襪纏君踵如縮為帶攀腰之願為禪貼臍
之願妾是之願然或聞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局俟
秋風誠然妾死凡挑色薄夏深實熟願望君舍色取
實牡丹姿艷春晚空枝願不寔故欵欵假泣把玄髻

置他膝上此膝着地運指送唾上管自思鼻為之阻
薰得膏香衝鼻客不覺吐下此軟手撫脊道吾娘曷
遽為此言吁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旨聞士為悅已者死斯人而僕亦將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汝二言愧箇腰刀割雞何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屏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麥飯否妓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惡喧雜安心唯期庶老
猷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舍太江戶十數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葳水漉香魚秋而山尋黃

簞林打熟柿，螢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壓寒篁。蓬窗上
峰，團藥擁紅爐。情話負薰暖，煨栗聞烟香。肉覓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唯此已。江戶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歲居。半去年，那災奴家家初馬喰坊。
而延燒，翌寓卷坊。在日本橋南席未暖，當夜復煨。遂賃京橋
竈未炊，間一日。又灰數日間三遇火，焦髮爛手，脫身
為幸。什具衣著，莫存豈不苦聞。如注鄉，雖鄙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戶客道殆然，且祭禮盛遠
近，所無例，屬幼少數日演戲，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戶

予亦妙年，嘗扮櫻丸。院本天神記所謂
菅公衛士容冶伎熟，自盡一場。

在茅五助使女兒悅，使父老泣。自西自東
無不忍服適遇江戶客遊。一遊一豫為
田舍度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奇，鄉黨稱妙。迄今為口

續頃，木挽坊觀秀朝訥升等，所為真兒戲場。妓道奴

家小火掌，住和泉坊。在堺坊東以故與今三津
五郎藁助今三津
五郎松之助今紫
若

源平今訥照世今白等識西河岸也。北藏
作藥研堀也。不動
道每々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譽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託身無岸。忽聞枕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遲。芦花深處任風吹，醉掃撐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屏間妓道所唱不識何咒所挾不知何簿客哂道
卿不學何甚這箇白氏長恨不佞亦要与卿如是卿
肯否這本韻府日用難欠這冊鈔錄緊要物件今世
不尚實行博識為主考證穿鑿巧屬辭賦此為學者
乃不佞亦將以此為射祿釣官捷徑嫁名娶利方便
掉三寸舌揮一本筆早晚我將為黑頭公思卿堪夫
人未然此是遠到未可遽期目今可期有々近貨當
路家某託數口周旋米金此託十分可期即日得報
先送數金壽卿決不食言卿若謀異時榮庶幾不厭

今貧窶聞卿放期亦近豈不好時節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卿勿慮白頭且卿原長烟花後來無嗣然
是固其理安例置七太中万不幸壞那期誤這到從
卿四方安心一所擇地立命交頸偕老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卿先祠中妓收襟道胡說休費何等醜
耻婢今雖賤非生為之婢父親亦某一藩士以道去
國求志老家婢不幸幼見背遂墜此火坑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誨膝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裁又曰得之
不得曰有命若向言貨某請說何等不學曷不自愧
之甚若論語亦未會得守死善道世借不尚實行何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辭賦於道何乎若狗若豕不堪受汝流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邊有聲南無阿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啼衝心左屏之笑駘耳枕聲送急紙聲洩微前後攬睡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慚也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具體徒押淨財全盡乃至先師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銖迷矣々々綿裹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說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舞多羅三獲三菩提異々笑曰夫執此而舞也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々如何眠得醉語高低忽怒忽笑時發許邪聲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為賓汝火為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客卓擎欲撒醉力不勝衾內有聲低而遠道佳々眠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為何時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邊令酒弟眠々々客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淵須臾為褪妓不得已丟衾扶起客便浪險欲出然屏障為圍左衝右觸手沒呀下足沒呀投困得腹急喝道叱如何把我置獄叱

汝畜生汝欲我負扑乎我生正直撲羊未曾叫梟未曾叱不祥何為這凶模樣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發姊妹叫喚衆客相踐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搶榆枋也一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事亦然其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勞爾矣扇亭於吉原亦鵬也勢以異鳩故直就焦土而假葺而客亦盛往然而蜩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奚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大政同一轍大人所為小人固不知也北冥而鯤遊為野馬也塵埃也雖繁離昌於鵬其何聞大文亭亦儻鵬可謂大字不虛乃二館假本所也猪牙依舊抹待乳山雁声比常落日本堤豪客原厭紛雜名妹怕沈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情知存寂寥中了兒也離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他皆訴不平共倚樓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為知寂寥至斯昨夜殘更睡偶醒遠々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明一了兒道喜助文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住吉踊狽

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往回呈伎朝際晚
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葬禮人往鞍馬走槍戟
過兒輩何不合一年為此田舍住歎々說痴時更欲
闌月落天黑小塚原頭犬吼声指々遠聞

畫嶋

一名金龜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嶋去江戶十四里記中有何
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
事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籠
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
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

而畫嶋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乘非常機
勢非常妓而為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
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
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嶋亦非常筆
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瀕可一里周迴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
崑不甚險瀕而望之譬如一大龜仰潮然金龜之號
蓋取諸此島之南天万里一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
釣艇沒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
婉々舒翠疊々攢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

島嶼點綴或歌或側富峰突兀擎雪於翠螺之西雪
光螺色上下交射東瀕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
皎如展素潮之呼吸潑雪刷霜人之往來點墨滴粉
真一大活幅畫鳴之為畫豈虛也哉遊客賽島一葦
直達如遇潮退履沙可走鳴口屠沽擲此一酌可買
石徑曲折幽樹踈密行數百步而仰樓門宮殿布置
金輝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為遊屢樓之想據崑嶼
瀾瞰石怒水瀉鼉出鼉没于峭絕壁下膽寒毛豎不
可久留壯觀可知下天女洞怪崑繞洞左右鬪鋒激
浪碎崑前後噴珠洞內暗黑揚燭照黃爽氣挾霜冷

液滴漿人咸恐燭燼遙拜而出烏鳴之東邊漁蟹占
崑人烟悽懼黃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
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出鳴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
向之舟去今之舟來西之雲流東之雲疑可謂活筆
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
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將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
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撈海抽崑或負
或提兼投相助一夜間捏造箇靈鳴豈雨霽風收彩
雲搖曳琴音拂空只看天女跨龍抱琴和彩降鳴海

濱人民伏沙拜彩，歸依渴仰，莫弗起。大信心爾來建
祠安神，威靈千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
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來降遊島，不復跨龍，
不復踏雲，卸副笄，脫襲衣，粧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
蝶翅猶濕。想天上亦學時世粧，妙姿不勝衣。徐々蓮
蓮步，不慣履土，為堪踐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
鳳雛未習，飛鶴脛移。步遲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從衛
照步相顧，相答。轎夫兒空輿，啣烟管，遙殿於後。擇兒
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姬額手，仰靈莫人弗起。信心就
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姊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寧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罹
災，假館未就，吾官便拉呀親上頭遊，皆道：「何呀從視
橫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
撫腮，道好笑。」

仙姝原來困踐沙，况陟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
賽祠，幫間執帶歌妓，攬袂。姝乃據崑角俯幽宮，幫人
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乙姬，隨即出現。俗謂龍女曰乙姬
姝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者遊龍城幫道：爾々安德帝
亦海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帆。小說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
道：那邊便是友盛所現靈之所，豪舍笑道：快太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喫畏初不甚欲入汝洞不知容幾萬金畢竟可畏者在此不在彼買炬照洞遂纔移步却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邂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窈低々道若有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屏息走出遂至前崑課蚤探魚早看蚤女打筋斗兩股朝天垂髮倒海水間無信忽看瀾倒處抽頭喫潮客顧兒道那是所謂人魚波瀾起伏看足看手若有所見早已挾數大石决明出

學校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阿直岐來師太子翌王仁來獻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至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元年 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尊禮然未詳其所在及臻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學在于朱雀東鄉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學而弘仁中冬嗣公勸勸學院次行平公起學院且 清和帝詔頒新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鄉學皆建而文教盛行世漸騷亂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權歸武人倚馬之筆職之秋氏寺其地僧其人逮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焉其人而其政舉其世而其教布
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
學初在上野元祿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
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
勵多士之心爾來歲時丁祭祇行選舉例課於是乎
列侯仰德競起學校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
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民鉅儒應
世生或延為王公師或聘為侯門客泮水餘沫滂我
鯁生文字為生伊唔卒歲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
澤所由也哉於戲

或云今學校戾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
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
今之不及古豈獨我已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
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
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
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
毛氏言水旋邱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
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
外束以圓隄漢時既然況今古之不及古此亦一證但
愚鄙人未會國典所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薈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六十列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尼回也皆如愚羣居混雜假宅也似割床也似一所義塾裏書生十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攻史學或研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鑿字義有構文有練詩各由性近精于勤成于思看一箇狂生机下畜一壺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似既而醉玉山將頹慷慨高歌々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乘奔逸飢寒奈至此驥將老極痛無伯樂龍臥州廬將軍不願見放碗忽笑拋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厮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攪我默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揚目道今日天氣好我將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從否舞雩詠歸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經公汝聽汝每言經義為任好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說經義躬欠經

行從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未會
孟未會試言何如汝喻利汝餒氣汝欺已汝愧天豈
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惡在經義為任聞汝
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
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答已爾不知
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跌坐貴人面
前猶不戒夫跌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
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
儉讓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
汝近欲干某侯人車求緣插木為脚方纒拜家光思

是鈎斗祿意所為汝局不羞媚奧媚竈並獲罪於天
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論孟來經義所在
我說喻汝且聞汝抗擯女弟子何等醜聞門不治局
談經義却是世間多事愚人猶拜汝等仰儒猶指汝
稱經生我佞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
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
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玉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為
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呂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
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若詩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々，子類先生，汝亦可謂務技管攻墨討苟論呂讀不可讀會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兩句，歷史家汝論歷代歷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何關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思，智為鑿也。聞汝亦有字說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稱陸氏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學問無益於世道，無用於人心，猶為何熟思，猶為何默識，妨之何害損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戒，穿耳謹聽。汝等近夕，所為為我未知乎，觀花為訛，訪假取樂，花字則花不醉，墨田川花眠，花川戶花作詩，立證自然不免粉氣，刮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無懲若奈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省，衣著鬻盡，典及書籍，治遊無賴，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懷新內節，名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惡惡子，矜挑達，經義所戒，耶。

郭學步子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大笑々々猶有々々我昨假寐之夕偷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密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沙阿為古丁勢箇衣濃時欲字加井那是
不那時世毋戰乎此所是塾小使無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聞刻漏八點闕黨童子遑忙來報先生
既臨趨早參講衆生一發挾書而起晝睡魚用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髭祠幅員萬畝地形如環槿籬屏
內水繞其外土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寬自
覺趣別又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立
橫斜交枝據西起樓瓶亭建榭連接延北並潔以待
遊客迤東引水水之遠近時七秋草聞七秋草日出萬葉集 蘇芒
葛蘭羅麥敗管帶生花九七種以
拈梗為牽牛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漢書
蘭東交南雜木扶疎
衆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煤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晚而去比其飄零適遇墨水

櫻開園雖滌香客鳥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黃
魏紫富貴逞相然富貴難保異乎梅苦操筭日而衰
于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綠昏梅子始青幽禽占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萼蒲墜白蓮花發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繡卷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復盛虫声悽咽露光嬋妍使人目爽
心淨凌霄翻雲桂香薰月蟬吟欲嘎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香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枯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粧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聞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々庵
善繼樹業不墮花声卉木歲繁客鳥日昌予謂江戶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葉點雪綴珠巢父操烈飛燕肌清奇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士人數箇湊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為少然不屬民家委綦葦湯亦無所飲况茶况
酒况得觀那他美人翱翔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一箇道未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閑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少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閱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情百兩那情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悅否一箇道有々固有然非我
悅之我為他所悅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辦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譴頻喚梅花湯解醒醫渴

一席占座一夥坊丁一箇仰頭道雪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八名汝聞汝為平京快
吐一句八笑道七名汝無學排諧爾非平京也排諧謂之
汝低言之外聞甚惡七道八汝聞乎裏坊貧乏寺社

能作火近頃每日烈風汝等用心八道汝宜言貧乏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學者請問聞我坊名王善讀馬鹿國音鹿音歌直
呼愚謂馬鹿馬鹿
亦可讀耶八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然比富本清本並曲名曲孰優未聞名王宣
名汝知乎名王馬鹿名何八道舍之外聞殊惡七道
何惡何管聞者一時之辱不聞末代之辱俗開
通語一丁道
墮理破興學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辭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紙筆運思，尋句或埋首，
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
生道佳句拈得新奇思，驚汝等烈風但以酷佳苦對，一
生道好詩佳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
一生道弟作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
了數遍，喚羅漢堂建立聲一般也，似馬鹿
一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鞭思，一人低声道叱，
隣家唐人喧雜聾人，那亦日本人何如，却學唐人字
句縱巧，原來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思得如我三
十一字

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遠以此
費思以此互札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徘徊歌人家相依，探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
而足曷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可謂不處忽覺
輕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看一位名
殊微行，問花數了兒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
白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嚴無嚙袖之陋，緩立花
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喪位喫
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商之藪，佳園名莊，千百何限，花木之淵
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莫之好，梅者富於梅，愛菊
者豐於菊，富於竹，豐於蓮，奇樹妙草，豐富爰極，且如

梅園之富，推貴一舉。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且記斯一區小園，以為美觀。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莊，則為第二園。古梅莊古矣，而滿園與梅不取別木野梅也。官梅也，緗梅綠萼，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橫地，鴛鴦紅梅空疎瘦老，怪何所不有。乎舍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客舍

日脚西昏，人影闌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晚膳已具，請各位就餐。衆客便一齊下樓，一字兒坐下。舉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筭。主人不侑賓，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看時看村婆十數，連臂來投。手中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看傖父數名，披雨衣戴晴笠，看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看醫者，行藤者，高看行李，早看婢奉盤，請沃，搬行李，收杖笠，看々泥鞋，疊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歲，萬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貴裝無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貴臨照，舊謝々得貺，又新感。

感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
察然隨燬，隨築新構，愈華。王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
五期三災，加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人。俗問
去秋一豐，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
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墨田川忍池
在下開帳數所，淺草從繁，兩國從昌，想所見勝所聞，主
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聞拐子從蕃，各官省之，客
道諾々銘在心，願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舍，賞之不
視。王道冬旱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槁，幸々前日一
雨，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天根。蘿蔔俗
曰大根

極貴比常三倍。百本一桶 十二鉢金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俗語 三日
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尊
風藥醫奔走，汲々鬻藥。百服一人 十二鉢金婢報賓臨，主納頭道，少
間告暇，請寬心安歇。

一客跌坐，按摩師從後拍肩，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客
道博士汝任甚處，摩師道淺草近邊，客道聞，醫人出
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察々汝等辛苦，師道
小可，其實窮儒，今為之出於不得已。憐可客道如然，卿
手可戴師道，曷然彼舉於士，此舉於市，天將降大任，
苦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固其理，且比他鬻身，五羊，我

賣手五十按廣料通例五十錢却是過分客道先生唐土亦有按

廣廢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廣孟子所

謂為長者折枝趙注以為按廣依予先生所觀按廣博

士始見階史按廣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己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寶青山京師着水觀音關懷于長谷寺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火緊師道諾便偏祖極力按特以先生

有若無原來我欲不為左祖得或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庶人升升于公

今則不然百日說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廣孔可憐噫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首點國中學童我兒等數名並蒙選拔大恩賜月

俸差江戶就學要亦以我富豪有錢爾他其羅張童

不為不多然終不擢全緣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學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學也錢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述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未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密通錢王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詰頭聞係貴列果然麼乙
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
上列河內郡本吉田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
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
朝臨死遺命瘞黃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
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為水所
沮半途虧功次享保卅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
凡四鑿之並不畢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
屬首募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戮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方官點檢督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輸水役徒一
日七十名結課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黃金二
分吳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歸於其
人等手儻或不獲簣覆如故毫勿傷其地且所弄之
費槩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
從辦之火無遲滯證據覈實今允其請地方吏民一
體知之甲道今果出麼乙道事在哉設足時分後未
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晒
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妙乙道固陋
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戲場梅幸機技出治

幽靈於懷且人化為貓狗復化為人出機入機又幻
又怪那優巧思古今一人春戲一番鬧天驚地今度
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是輕業師不排優本
色豈足為奇徒弄機已丙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
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伯夷上手妙
人豈在錢丙道汝村學不知時變不會推宜丁道我
固村學汝亦村學汝如會推宜今度一件局初不行
貨我誠汝勿惜一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
府下長煩公衙累彼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出於汝出
於汝丁道胡亂休說原談演戲惹此議之有理猶非

丙道理無二本爭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
豈不所謂常談出駢都俗謂戲言起事曰出駢出金出鬼並好出駢甚
惡相視潤笑乙道南蠻樓上河漏名肆一酌洗惡因走淺草
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發出去

晝間寂寥逆旅常况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
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本兒至放在數本
道這是八大傳那是八笑人並是新板客道繁昌記
嗣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漢字本
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猥雜大方孰閱却
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兒道何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于邦大夫
睡于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于門犬睡于穴狸睡便
欲使之讀之絕倒醒睡忽有一客自外歸道不可思
議々々々々今日兩國觀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
年紀廿上下顏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
展卷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功自由自在全不異於
使手放剪紋成又把箴線施技觀者不覺其為脚遂
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悅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
足繫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步何思天又
出此脚夫子云後生可畏真然々々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無全廢無棄才
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絃繫昌一物如靜軒手
亦然短半於人却能寫昭代之繫昌未可必言無用
可憐哉一奇手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
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愚々不動
脚便飢其腹不動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繫昌記嗣出
客翻彼翻此道這也猥箇也雜想並出靜軒手居士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焉自繫
昌記出采都下遇諧謔新本出或從言悉成予手知
識支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閱之意巧筆健並莫有

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禦人
內自訟己有感於聖人之語焉顧有心之人可憐之
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少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
之何哉頃者觀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
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兒把吾編號以外人置
之其次吾陋豈得與名家諸先為伍乎且以其新本
故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為
伍哉且其選取真儒遺實學喪質儒擢虛名次非其
次評非其評蓋何所好之為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
其人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內三在
外合為十三街帛舖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宗
燒於鉄壯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舖之源亦濫觴
于此三四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
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管公靈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
平川神云管公祠滿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顯者曰龜
戶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仰
為書神學童禱請依焉乃每廟忌廿五日咸放棄而

賽所々在々參拜極繁况平川祠當劇街賽兒納頭
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々請教兒手上俗間謂筆進曰手上何
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容百件也依果
然鼓也可得笛也可得資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
願月增廿五日年加正月正月意縱遊一日飛紙鳶
一日乘竹馬一日放淺草一日觀兩國今日打陀螺
明日爭錐鑿朝羨蜻蛉夕弄金魚且噉所愛黑犬黑牙
白犬瓜赤犬贏得勢猛更請兒近日拋石誤手某門
門監那厮執捧嚇兒伏冀使那厮脚麻手軟不能復
執捧情願是望々々廟前神樂臺上一祝打鼓一祝

鳴笛一巫女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剪紙挾柄祝家謂之幣
且揮且運一往一回圈豚而行神樂錢兩點爭擲只
看一錢激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將去祝念道願本月
牌落亦如此平川亦有千人會
西關以西水利欠便千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來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在驅入關一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教甲叫乙應隔馬行談為頭一
甲不顧高叫舍弟汝舍兄弟親疏一能飲能食前夜婚禮不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爭忘
得平生只望醉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火義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遺奠因思我不求真福死
後香奠無益乎我庶幾臨挽忽甦千奠一飲萬奠一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叟今晚快死弟則候甦奔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揮四五盃
比少覺醉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殮那新田老婆害氣欲我困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勉強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婆遂

呆了去既而歸家會遇鄰舍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叫咄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酣我以為未醉偶如廝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些响且覺尻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禪初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歩々不讓輩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矣
老爺一喝叱退那廝先人原來是紙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舍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離敵戊叫前頭搶來々々須堅執
魯快避歩休為向藩見責拽公家爭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乘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重。更為貴君次之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呵我，固可避。滑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穉稼，穡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卒生，不知農重。農是邦之本，得丘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々々，不知果會武，廢跨劍，其術未必會立，鎗其法未必習，何武士々々頃一武人至，乃與乃馬又捨又劍，使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只尊嚴，及來宿，陪話間，我故意試叩壁間字，所書詩，那主人不相識，耳他却不知一字。容人不相識顧左右言他，咄々何士人突叫大

槩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曷輕我。我農決不讓，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君，視高高倨傲，由士屈高，今却奴視士人，况農乃我往酌，園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燒香下簾，忌臭亦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貴，想一勺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指挾龜頭行，溺繩々溺過不絕，如絲放聲，歌詞云四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邊有拊節者，不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聲。

市谷八幡

殿宇翼然秀干，麴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丘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戲場，揚弓肆下則屠戶酒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數箇，士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早濕，通謂下坊。闔於山手。南北向，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壯，尾紀水三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蓋不止。此吾輩住山手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住下坊，即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姬挾口道：官等實幸，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

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樣，館亦美，玉亦美。謂妓曰玉，通語。風俗家法一倣，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狹床豈如新宿廣張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姬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達。姬堆笑道：如婆山王祭禮麴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妖，却為怪士道。姬汝翁尚在乎，姬道猶存，猶健。去年己出，俗間人至八十八必頌，毒符謂之米符。今年又得曾孫，婆奔於翁。當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達，姬哈哈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褐，皆穿短朝讀五經，夕講七卷，士顰眉道：好々休說古風。漸道請問汝夫婦並。

壽並健必定養生有王姬道古所謂伐性之斧

斯語可知

華時

欲幾年時分姬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絕士皆笑道謹

奉誨

角乘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蓋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乘則不然得角居危乘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夷左股折右肱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戲場忽者鉤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履乘木操棹撐出遂用履齒斡轉材角轉々斡得揚

波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一陰一陽大往小來材木則直方大履幽則跛能履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既而豎梯子于木上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檣丁便上行貞吉升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橈遂晉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揚于王庭豈不高尚其事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闔足而直立為四顧額手為遠望之狀虎視眈々巒不困于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變作大字之形大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却履校滅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豐其

沛忽反身倒乎後取謂顛顛有隕自天真是初登干
天後入干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舉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角乘所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為
絕五常易變况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變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為今秋七月十五日姬藩孝
女山本氏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為人雖好為曷害斯道要繁昌之
奇觀亦可以觀盛代之餘變獨異近年地震洊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且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與別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女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變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已戒之而夫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正心者致之
之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苟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古之學辭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變之小伎何辨為奇變作行角乘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變可乎噫

好々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兩履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歟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
非意所有便教人忘是非爭買妙也哉好々嗚呼居
士亦是筆高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爭買

繫昌記四篇終

